



刻孫百川先生文集

明海虞百川孫 樓子虛父 著

同邑年家子陳禹謨錫玄父 選次

叔 孫七政齊之父

姪 孫朝肅恭甫父

校閱

梁溪子壻華滋蕃伯昌父

賀嚴養翁入相啟

伏以 紫宸播告歡動上都金鉉登崇榮溢故里喜當風
雲際會之盛得囿天日照臨之餘頂放踵以啣私手加額
而奏記恭惟 相公閣下行高百代名塞兩間器量崇深
挺容姿于河嶽之表文章鉅麗續遺響于秦漢之間天下

蒼生望之以伊尹傳說海內學者尊之為韓愈益軻粵自
顯昂縉紳之日已具雍容廟堂之風頃者正位選衡式清
任籍循資却堂吏之簿超格稽薦刻之書以人事 君豈
種狄門之桃李求賢報 國共調傳鼎之鹽梅卓然一時
人望之宗允矣三代王佐之器茲者置諸左右進為股肱
二妙同升三台並潤公卿交笏而相慶兒童舉手以歡呼
不出都門廿年而至相位惟以論語半部而致太平道之
行歟時則可矣相天地理陰陽鈞無垠而播物安國家利
社稷鼎有足以承 君舜有五臣漢今三傑同協於寅恭
之際贊襄于都俞之時告 后惟良有謀猷則順於外敬
五如我非仁義不陳於前以致八表清夷三靈開懌乾以

清而坤以寧大則來而小則往功存宗祏書滿旂常豈徒
輝簡冊於二百年之前直將樹風聲于千萬世之下而況
國運方亨家慶未艾椿萱偕老於壽域既可移孝而為忠
芝蘭競芬於謝庭又將厚積而大發自古未有 朝內黑
頭三公堂中朱顏二叟如公家者也某試割牛刀喜傳鴉
字親見上下龍虎之會豈徒門墻燕雀之私俯聽鄉評共
羨天荒之破載占湖漲仍驚地寶之靈所媿姓字久塵寒
暄契濶昔通政府無書或詭於門人今誦相麻交賀敢遲
於朝士欲沾芳潤慚未敷其清芬積仰龍光尚思乞其末
照潔蠲拜下傾倒由中伏惟 台亮不宣

代戊辰庶吉士請讌徐存老啟

伏以 熙朝養士歲隆館閣之儲 碩輔掄才時及葑菲
之采當龍飛第一科之始入思 帝臣凡鶚薦四百名之
中士樂世用詎圖末學之陋仍叨上士之稱恭惟 老師
功存彛鼎書滿旂常德紹宗風仰高士南州之胄行追鄉
哲配希文後樂之賢亮天地燮陰陽鈞無垠而播物安國
家利社稷鼎有足以承 君煉石補天力屹江流之柱咸
池洗日潛移斗柄之樞告 后惟良有謀猷則順于外敬
王惟我非仁義不陳于前卓然一時人望之宗展也三代
王佐之業以致三台明潤八表清夷軋以清而坤以寧大
則來而小則往時則可矣道其行夫某等技等飛鼯寸長
縮翅晨窓花露滴乾硯眼之鵠夜帳蘭膏剔盡案頭之蠹

偶從事于寸管忽起身于諸生良由 大鈞之無私故俾
小子之有造恩均罔極感矢無涯積仰 寵光尚思乞其
末照欲沾芳潤慚未嗽其清芬謹于是月某日敬龜吉日
薄燕清風攀迓軒車願微榮于始進將迎騶從冀聞教于
入官寔欲覽金鉉之光儀匪徒脩玉堂之故事敢不仰啣
恩遇益勵操脩庶不負乎賢者之志期自拔于常人之列
潔蠲拜下傾倒由中

請一菴唐先生主鄉塾啟

蓋聞成周造士肇于鄉論之公聖王作人預于蒙養之正
故大學必基于小學而後知實賴乎先知茲兩浙為首善
之名藩而羣公思端本之善治謹庠序申禮義教雖飭于

黌宮羣子弟聯師儒化當先于族黨以故訪鄉議于藍田
之呂續院制于紫陽之朱定為易簡之規用成畫一之治
顧欲斯文之興起必仰大儒之主盟幸此巨邦生我名世
恭惟老先生行高百代名塞兩間塵軒冕而不緇甘衡門
以逮老上承列聖之心鑰無有秘而不開下闡多士之道
關必由斯而後入以木鐘臺為居身之安宅以討真心為
入德之正門是可以占吾道之已南尤足以證此學之左
券也某等薄陳束帛之招用伸十疇之敬奠迎高駕表率
羣材伏望升堂振鐸紹胡安定之遺風擡座橫經陋鄭康
成之小技一時造就千載儀刑某等無任祈懇之至

代周文川謝溫巡按啟

竊以志士之窮也莫窮于時之不遇而貧儒之感也莫感
于息之少加粵自斂材之網踈而青雲塞連茹之路下士
之儀曠而白屋乏束帛之旌升沉之殊途而雲泥之異致
也久矣不圖今日猶覩古風某明時棄人僻塚賤士少慕
請纓之憤良有事于四方老懷抱璞之愚亦何心于三獻
折九秋之桂子浮名幸落于人間嗟三月之桃花薄命未
裁于天上雖老驥伏櫪志常千里而屠龍成技誤却一生
茲者守清白之訓言風雲已謝荷玄黃之覆載日月如馳
甘蓬華以棲遲假筆札而娛弄上不能有裨于國下庶可
為政于家乃辱明公俯憐遺老誤採鄉評之過譽遂品昔
賢以相方寵以褒詞榮踰華袞勉其養德惠重丘山不惟

百八先生集卷之六
四
餽金叨彤弓之歲而且授粢切緇衣之好行將表其宅里
少俾異于編氓何意暮年邁茲殊遇良由我公嘉惠南邦
雖匹夫亦被其澤掄宇下國雖寸長亦簡其良以故施恩
于罔報之地贊化于不及之天取人于不足取之中行人
于所難行之外某已覲顏登領中心是歲誇之親朋侈尊
者之賜于今日告於孫子圖老人之報于他年遙企霜臺
若瞻雲表未敢望塵而布謝謹先握管以摠誠某無任感
荷惶悚之至

代錢報吳聘啟

伏承 尊慈不棄寒陋擇某弟幾女作配 令器者伏以
乾坤著兩儀之交爰陳象數男女諧二姓之好式肇彝倫

作合自天始進以禮即辰亞歲迎祥律應黃鐘之管履長
納慶灰飛緹室之葭五陰夫而陽德亨七日復而天正建
道方長于君子禮宜重於大婚恭惟 海峰尊太親家人
倫冠冕後學斗山立德立言價貴洛陽之紙亦玄亦史富
夸鄴下之書鳳翔天上世傳黃閣清風龍卧吳中恒繫蒼
生素望綠野堂再逢爽相白蓮社僅入陶翁既蟬蛻而還
山俾鳳毛以報國鄉評望重宦業功成蓋延陵之三讓猶
存而季子之博聞可想載惟 九華尊親家才賦璠璣器
鍾鼎鉉摘詞藻苑倒川峽之狂瀾銳志經帷研汲冢之大
篆鵬凌漢而羽翮搏風豹在山而文章潤霧相輝花萼封
胡遏未齊芳競秀椿枝軼轍顛顛趾羨登賢近矣歧子望

之如某者才媿籌今榮違稽古宦途日遠夢謝朝賢詩
社年來盟宗野老謝東山花下之妓湯許頻移乳北海座
上之賓儘教常滿雖武肅五王之脉僅延而吳越千里之
雄已晉引躬靡及仰睇邈然茲者荷冰月之傳言辱蘋蘩
之中選蓬蔭有托僭擬門高葑菲不遺敢偶齊大念令孫
蘭田片玉懸知種是麒麟顧小女瓊圃微葩未許姿如鸞
鳳凌雲有志賦雪非才但金蘭之契踰于廿年而玉樹之
依締自今日河陽故里累世通家魏闕同朝聯鏡並轡眷
茲良日忽荷多儀樂奏喧闐喜動闔門之色禮陳繁縟光
生四座之春匪徒情見乎詞抑亦儀及乎物投桃則腆報
李孔涼伏冀等淵海以為度鑒留榛栗之虔指河山而作

盟永締萬蘿之繫捫心何幸拜手知歸伏惟台亮不宣

請嚴養翁宴啟

恭惟

相公閣下位冠人臣道尊

皇佐功成身退翀鴻翼而還山

恩重心懸付鳳毛以報國先憂在昔後樂惟時某忝稱襪
線之技夙忝布衣之交樗櫟散材荷栽培而難茂駑駘下
乘勞鞭策而不前慚久負其恩私奈未遑於酬報敬龜吉

日薄讌清風伏冀

謙尊肯訪蒙瀆無嫌俯歆蘋藻之羞頓生俎豆之色
高軒幸過擁篲先驅

百川先生集卷之六
請董潯陽宴啟

恭惟頤貞潭府向瞻台耀之遙貴重高軒忽覩德星之聚
浮關望氣禮失郊迎飛蓋停雲儀慚館穀某等雖脩衆頌
之恭未展一獻之敬乃龜吉日薄讌清風爰采澗沁之毛
聊充俎豆之實非敢云報施之稱實以叙契濶之私伏冀
蒙瀆無嫌謙尊肯訪庶幾充庭有喜行看滿座生春統惟
台鑒不宣

闔邑士夫請觀所周巡撫宴啟

伏以萬戶擎香歡呼父母之乳邇高軒露冕爭覩使君之
後來草木知春閭閻生色恭惟某官以越東之拱壁作江
南之歲星拱壁歲星乃民蠲租于積歉之餘活民擬青州

之百萬典文于右武之後造士同闈里之三千金榜傳家
天為吾民而報德璽書按部地曰使節以生輝三仕吳中
政事文章具見再臨境上江山風景依然眷此黔黎盡更
生之遺庶及我儕輩咸舊治之陳人但平時猶拜于生祠
而此日宜承乎面教賓逢貴客非生客主豈新交切上交
幸茲覽德之期可無敘故之會某等謹涓某日薄設燕私
展緇衣授粢之好僭板鶴馭挹素絲退食之風汎海上不
驚而臺中多暇庶循行南國更遺所爰之甘棠而信慶東
方尚識爰心之大樹端此預申伏祈左顧

刻孫百川先生文集

明海虞百川孫

樓子虛父

著

同邑年家子陳禹謨錫玄父

選次

叔 孫七政齊之父

姪 孫朝肅恭甫父

校閱

梁溪子壻華滋蕃伯昌父

與嚴養翁第五書

令先公榮殯之日凡在葭葦踈屬門墻下走罔不與執朝之列而某獨以守官吳興遠隔數百里外不得與觀生榮死哀之盛曷勝自恚此中噐訟好訐寔繁有徒且謗讟易興廉訪愈密作官者多不克保某夙稟明教矢不敢負日

以廉明勤恕四字奉以周旋而此中士民亦能諒其不及
安其不擾幸免罪戾乃辱老翁左提右挈前挽後推延譽
借聲務俾結知當路躋之清流靜念此恩寔踰罔極賤子
胡以為報耶但其野性庸材不任驅使辟之麋鹿所志水
草是甘即軒冕之華孰與山林之逸每欲奉母以歸日撰
杖屨於函丈之旁劇談往昔豈不快哉姑有待耳數月失
候動定曷勝神馳緬想潘輿壽母謝庭多賢國恩既酬家
慶方集無論振古海內當無兩矣溽暑西徂煩熯猶熾惟
為天下自愛

與嚴養翁小讌書

積誠良久頃辱面諾欣慰無量旋即營辦數日即不能羅
珍水陸而谿毛盍漿幸已畧備藉此以輸誠悃有日矣詎
圖復爾賜拒不勝惶駭聞台駕尚逗錦峰移舟相從不煩
玉趾賓皆舊契情話歡暢即有微恙正須諧譔却之此七
菽已疾之方也謹此再佈專人冒雨虔致拱伺成命

與大司成瞿昆湖第二書

昨春附書于蕭筆峰氏轉獻門下未審北途邂逅渠曾解
囊致上不浮沉否比晝繡榮還會某沉疴伏枕瀕死者數
高軒時過弗克擁篲以迎已又弗克出祖道左咫尺同里
竟不一接清塵悵恨何極榻前候疾之賓日有傳翁相念
者仰窺憐忭念故至意自顧不德胡以不忘于大君子若
此也常憶翁微時偕詣日者肆中其術最下儼翁為學者

師今為太學師塵埃物色豈庸衆能事邪吾邑湖山之秀
獨鍾于人物南有我翁育才以待用北有養翁隨才而善
用任天下大政事大教化之責者悉在一邑一時之中曷
勝健羨某貧病交切忽焉遲暮堂有孀母祿養何年乙丑
春試承家慈大人之命不敢以病骨驅畏途凌嚴寒而遠
出以貽親之憂業已偷安視息甘老衡門矣但少日亦能
向往名流出門定交不圖邇年半入青雲半歸黃壤于何
問業于何考德兀然孤悶若之何其茲幸婚嫁已畢平生
不問生產而有劬書之癖奈家藏既鮮易肆無金又何以
消居諸也聞太學版刻不啻木天倘肯惠寄一二俾之快
讀其為厚賜曷異百朋家慈今逮七袞居嫠矢節垂五十
年前歲庠友具呈于有司以乏金關節格不時上不肖既
不能榮以簪褱復俾其米藥之操埋沒閭閻此孤兒之至
痛也今且復申于學院晤時幸緒言及之倘獲達于帝闈
表厥宅里世世萬子孫感于無窮也春日時晤主器太虛
親家醇德博學雄論臣才足稱千里神駒有家至寶別來
竊時念之久缺奉訊茲因臺山兄便郵輒布鄙悃伏惟為
國為道自愛

代錢海山與顧懷東書

不才棄斥明時筑在疚苦塊之中畧以詩酒自娛潛夫
本情自喜獲遂而天下之大功業大節概又得如年丈者
為之赫奕萬古震耀當世使僕于榜中光榮竊有與焉以

此畢我歲月溘然待盡亦樂且快矣乃今者讒構交作頓
成市虎投之以不可辨之誣加之不可逃之罪初謂人之
流言必不能久如吠聲之犬行當自息耳是故以無辯心
詢嘿、不語異有諒我者應知曾參之不殺人也夫何聲
播當路笑傳東海使僕日驚且憤夫以僕之不才得沾寸
祿以上事父母下蓄兄弟歲入月課亦足免于凍餒而顧
為此污蠱之行彌天之罪辱我交遊耻我宗祖雖稍知自
好者亦不為也而年丈謂僕乃為之否耶此固理所必無
君子所必不信即使歟、之口遍溢寰宇僕亦求無愧于
心而已而況首為此語者果出于君子耶小人耶愛僕者
邪憎僕者耶即今監司臺憲莫非良士覆盆之下一無有

啣冤而居者而僕乃遭此閔凶百口莫辨疾首痛心不能
寧處東南諸郡未有被詬蒙羞如僕者也僕亦不難刺心
自明刻頸見志顧其所為乃匹夫之下行而又汝、以沒
誰與白者環視四境無可告訴惟吾年丈抱耿介之節勵
苦貞之行天下交口謂之賢人而僕之所藉以生死而肉
骨者也年丈試稽其實果其舉動合符人言即當叱咤之
擯棄之使無與為伍乃快也果其誤言橫加俯首泥污而
使讒口得志善良喪氣年丈當此乃獨不能為僕扼其吭
而抉其舌耶出僕于九地之下躋僕于九天之上即今惟
年丈可為蓋當路之所推重士林之所倚望而人情之所
視以是非者惟年丈也故僕不避不世之羞敢于年丈托

命焉倘能察其情哀其志少置垂念使區區之懷得一表
暴委形天地之內誠萬代孫子報德而無盡者也情極詞
哀不覺叨叨之至

水災上當路書

竊惟邦之本在民之在天在食古之人散財以聚人損上
而益下者匪惟重民命實重國脉也國家之賦東南居其
七東南之賦我吳居其七我吳以方數百里之地而當縣
官什七之輸者踰二百年其奉公可謂久矣而其力亦可
謂竭矣所賴天錫屢豐歲登大有而賢監司良守令服官
於茲土者莫不體上天生之仁推當宁惠養元之意
庶乎猶有生氣耳詎圖今者數逢百六疊溝閔凶粵自寅

歲蝥賊害稼邠歲二麥無秋民間甌石無儲朝不及夕當
是時也已岌岌矣而況兩年以來洪水懷襄千里一壑一
之已甚詎可再乎昨歲承明公及雅齋老公祖披誠仰干
旋蒙俞旨應徵之外悉與蠲除設法賑貸額外施仁萬姓
騷呼以為雖昊天之不弔而幸父母之孔邇也吳民之不
即填于溝壑而猶無死於須臾者孰非明公賜耶乃今則
瓶罍之儲悉罄于耕耘胼胝之力又竭于車庠川水彌盈
海波不洩民胥束手無策惟有望南畝而長號闔柴門而
自經耳而且積餒成疴比屋疫癘一村則十室九病一家
則十病九亡吳民之可痛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夫人窮則
反本疾痛必呼父母不告於明公而誰告哉東南半壁所

賴以撐持者明公也故某等連茹哀鳴仰瀆台聽為萬民請命耳夫常賦之額不可少損大需之幸不可再徼某等亦知之矣但無年則無食無食則無民無民則邦本不固使不蚤為拯援則溝中捐瘠既為可憐而稍強之夫猶為可慮軀命所關何所不至此又明公異日之隱憂也明公軒車露冕近山城邑彼市肆所陳酒胡所列殊未覩其為歉試于郊外而一臨則昔年禾黍之膏腴變為魚鱉之宮治室廬在浸有突無烟枯槁徒陳有力無用可為痛哭流涕者茲其時矣夫歲之豐凶相間則可以昔之豐補今之凶地之高低相錯則可移低之民就高之粟今則連歲無不歉之年千里無不水之地小民無終夕之謀而臣室亦鮮卒歲之計矣伏望明公弘再造之仁濟非常之變早為題請以拯今日靡孑之民以終昨年未究之惠不特今歲上供之賦大賜蠲除即往年應徵之數輒行停止吳民幸甚國脉幸甚某等無任哀懇祈望之至

代鄉宦與王暘谷觀察書

某等竊謂括人之萎也雖愈久而愈芳而其有聞于後也亦必有所遇而後顯是故論定于蓋棺之日者吾猶以為一時是非之私也夫惟垂數世之遠而我思其人合輿論之公而民頌其懿者此豈可強之人、我必其人之賢有不可使終泯者耳然既汶、于昔而乃為曉、于今者則雖其人之賢而復得賢者以、于其土而任興起之責夫

百川先生集卷之七
然後久湮曠典一旦肇舉是某所謂遇而後顯者也敝邑
故侍御施公名顯者當洪武丁卯戊辰之歲聯中鄉會第
一人入讀中秘書駸向用矣未幾坐累謫遠州又未幾
超拜六察以卒公盛年暑夜讀于帷中帷蓋為黥其薦志
若此在官以清方稱而家行甚脩惜乎位不盡其十年不
滿其德志欲有為而時難于為故竒功偉績罔所自效而
至今父老猶能言其為人蓋古薦行君子也敝邑僻東海
之濱而家尚詩書之風歲膺科第之薦者寔始伊人乃二
百年来位不列于賢祠歿不祭于鄉社春秋乏俎豆之陳
畏壘無尸祝之報則何以振士風而興後學哉以故諸生
羣然而具呈者非私也寔舉邑人心向所扼腕而欲為之

頌言者也幸而有崇德嗜義如我公者以主持于上則發
潛德之光當在此日矣世固有挾公誼以文其私圖者或
豔嗣孫之鼎貴而思媚其先人或徼往哲之餘波而自譎
為後裔者不少也乃若施公之血胤則中絕矣其族亦甚
單寡矣僅有孫女壻桑氏之子故僉憲施公兩暨庶子舉
人施生元孝者則公四世五世之彌甥也念公為若教之
鬼且藉其宅相之遺故世從其姓以示不絕于施夫施公
之家勢若此某等亦何所為而為哉惟一念懿德之好不
能自己耳伏惟我公采鄉校之尚論念某等之無他舉百
年之缺典勵將來之士風而且嚴妄認之罰罔俾清門混
于非族某等不勝祈懇之至

與王陽谷駕部書

惠麓奉違德音翹首僊舟恍登天上此中士民深沐遺愛不勝去思暨新政異同而懷舊之情又更切于曩日矣月下見懷邸中投贈兩讀手教如覲光霽僕本鄙儒乃勞大君子存記若此其為感激實倍恒情我公雄才積抱物望有歸衡門私擬當在諫垣之首而乃抑置即署殊駭遠聽然司馬本稱劇曹而南北間作弗靖公昔藿食尚能保其一鄉今日保邦之策行當折衝于帷幄矣曷勝仰羨承詢及橋亭僕已如教移之左方後不自揆荆小樓三楹以便誦讀時誦而舉羸力微而費鉅故其貧益甚公既遠矣誰歟憐者時或送酒得醉賣文得錢聊藉過遣耳恃公知我敢緒及之茲因風便輒申短牘代訊伏惟若時珍調為國自愛不盡

辭邑侯留中台召鄉飲書

夫鄉飲者何 聖王所以貴德尊齒以教民讓以風邦人者也非徒為飲食文具已也僕嘗讀禮而繹其義讀律而玩其詞其象取諸天地陰陽其選取諸孝弟忠信苟非其人

人不與此數亦嚴且慎矣夫四境之內其號為老者豈數哉而得與邦大夫相揖讓酌酬于茲茲者僅數人焉蓋慎之也詎圖今日猥及不德僕聞之駭汗跼躄慚沮却走幾無以自容而何以得此于臺下也無乃鄉校諸友謬舉以上於三師三師又過聽以上于臺下臺下亦復徇名借

聽而猶未度其人可使與乎否也乃僕之自分則已審矣僕五齡而孤上賴節母之保抱以有生又賴先祖繕部公之庭訓以有立壯圖不量亦嘗勉思自樹矣卒之公車七上而屢獻不收郡堂三載而知難自退祖武未繩母幼未報下慚家學上負國恩僕誠大不肖人矣而胡敢與諸老相齒讓哉曩僕司理吳興叨與主介之列嘗拱聽司正之楊解贊禮之讀誥蓋凜乎兢焉竊謂在筵者而苟少有愧乎其言將背若負刺股且栗矣而敢躬自蹈之耶彼諸友之所為舉僕者蓋得其佖也而未暇核其實也僕之拙于謀生則見以為廉靜練于謁貴則見以為恬澹貧不廢交則見以為習禮老不廢讀則見以為嗜學信斯言也亦曷足以當鄉賓哉而況乎佖是而實非也夫此何堂也此何宴也士之所模而民之所化者也而以一不德如僕者忝焉不反于唇必誹于腹矣抑聞斯禮也古出于公而今未必盡出于公也亦或有增年而進行賄而得者而卒不免于輿人之姍笑觀風使者亦復釐正而曰草之法至嚴也即使僕趨命于今而或釐草于後其為辱也甚于市撻此僕所以果於自審慎于始進而敢固以鐸者也昔庚桑子之居畏壘也畏壘之民謀尸而祝之而庚桑子逃焉僕竊慕之矣倘尊命不回而必使致之則僕且避于三舍之外更卜異日肅謝于兩觀之下耳即今滌潦一壑歲後不登穀漿之資悉由民力苟省一席則減一席之費亦

惟明臺裁之僕無任愧悚欣懇之至

與王鳳洲大參書

其遲暮無聞晚沾一命且以備員臺下數奉台教私竊大慶爰荷仁庇矜其不能幸逃過謫周旋奔走不數月間翁以榮陟以去翁寔海內巨望豈足卿輔固知浙右不足以淹顧某一旦失所倚毘遂大沮喪矧我吳藩臬諸公先後遷轉迄今無一人在者而某以一腐儒祇承于下誰與憐之以故瞻慕之懷益倍疇曩翁既甄于儔中待以格外倘獲垂念俯錫先聲苟言及之不靳獎借即翁之去浙猶在浙也某曷幸哉日者吳山持珎翰至侑以詩箋其一即致之府公矣捧讀數過益增去思自翁旋軫此中士民若赤子之失慈母逮今相告猶黯然而不怡也然晉人後望更切引領恭審戒途在即諸僚屬肅具薄儀以表芹曝久已乞言潁翁未即惠教故爾稍緩參候何期無任瞻企之至

荅徐龍灣書

僕具可下之資而竊懷尚古之志欲進闖藝林博恣玄覽以不虛此生而庸劣不任驅策悠悠逮今嗟何及矣先生振古名世之傑僕居常所傾心企踵思快一觀之日久矣顧以跼伏海壖雲泥遼邈雖連壤伊邇而曳裾何年猥今承乏名邦獲伸瞻候乃辱進之門墻華燭列照珎饌旅陳俾與賓筵之末已復入子雲之亭窺鄴侯之架琅々玉屑悉諧名理廿年夙好一朝是償胡其幸哉自遠賢關復溷

百八先生集 卷之七
吏讀念伊人之匪遐思芳晤之難再忽枉華札侑以瑤篇
乃至抑其陽春和彼巴唱即引玉于軌而彈珠于雀曷足
云喻行須什襲永藏卜時展覽俾旋敬茲伸謝瞻謁未期
曷勝神往別楮暨歸東已悉敬附以布

上太府蔡春臺書

某杪歲伏謁竊聆德音旋即守官吳興不獲繼見賢者以
終至教北望台候曷勝仰止家信南來恭審明公以興化
善俗為治端已率物草偃景從東吳澆習一旦還醇即西
京循吏之盛不得專羨矣茲啟老母繆氏甫踰笄年即喪
所天某與弟梓並在襁褓上賴母氏矢志立孤嚴慈兼濟
少不使罹于水火長不使隨其詩書冰蘖之操垂五十年

此通邑之所憐而人子之至痛也每恨貧且賤上之不能
扣閭闔以叨旌典下之不能竊斗祿以備鼎養蓋鬱鬱不
伸者二十年所矣茲幸我公仰奉明詔俯信輿情賜帛賜
扁光溢閭闔俾衰母垂盡之日而際此不世之榮藐焉二
孤其何以為報耶惟籲天叩首祈明公無疆之壽焉耳但
帝聰未達則表宅盛典猶未有期而不肖無已之情猶有
所冀伏望明公憫匹婦之志採衆論之公特賜轉達俾獲
上聞則豈徒某一家之幸亦明公善俗之一端也某無任
感荷祈懇之至

與趙定宇書

別來捧讀手教者再矣胡公之憐之于衰劣若茲也遙想

木天東壁群仙所都書校中秘膳食太官際極隆之時脩
不朽之業公真天人哉而猶念及貧交邪德良厚矣僕杪
歲新春聯殤二女懷抱作惡方悟出世者無有情愛故無
有悲楚今乃為兒曹縛住何時解脫三川太虛旬日中必
得一晤之時必得一詩孫之清勁不亞浩然瞿之古雅間
可漢魏足稱二俊僕則眊乎後矣敢與共此藝耶其或應
酬卒潦草成篇何異 語世豈有六十老人猶能工鉛槧
者乎公無厚望之也所幸老母差強已登大耋賤體尚善
飯山水之遊花月之宴月可數度諸公聚晤時又輒以公
遠不成歡也邑中無可奉聞但七檜凋殘偉觀頓失欲賦
枯樹弔之愧未能也公得無意乎盛使便郵附此代訊雲
泥遼邈良邁何年無任懸仰不盡

與陳雨亭給諫書

自仙槎復歸日邊而自顧恍然不啻鵬鷄之相懸也海內
聳望謂兄鳴鳳在阿屈軼在庭邇者六事一疏真足以荅
天下之仰上而為德下而為民忠愛具見即魏鄭公之十
漸李贄皇之六箴胡以加焉其諸文詞清勁當為藝林宗
匠姑無論也新鄭之去如距斯脫衡門遠聽亦用稱快可
謂衆賢和朝不仁者遠誠明良一時也寒宗門祚漸衰應
秋試者自大學外遂無一人舍弟三獻不售豚兒一叱不
收遂貽家慈大人之憂僕且嬾與性成志隨年謝計偕日
逼只是故吾胡以悅親心邪幸兄憐而教之茲曰令嗣便

郵轍爾寓布稟教非遙不盡縷

與陳兩亭給諫書

皇明判袂斗柄復東翔首北望奚啻雲海昨弟拂袖還山非謂壯志未衰覲心非望誠自量踈忝病質一入仕版便不由已將有觸藩之虞是以不奉尊教而兄之愛我非不能諒也不圖家累在躬貧病次骨親日以老年日以謝經史在御味同雞肋深悔兄言不從然業已無及矣兄職青瑣且值言路大闢之日宰相得行天下事司諫得言天下事權與相埒兄不激不隨人官兩稱羨之羨之仲冬仰荷餘澤添一家孫自喜若狂未幾赤丹入腹不彌兩月殤矣傷若之何尊翁太親家壽履康勝日與狎客徜徉于竹迳

花塢之門時御章服招搖康衢路人嘖々人子所為榮其親與悅安其親者若此可謂孝矣豚兒雖自能知讀不假薦策但不免作輟之患況家庭見聞亦僅此此歲試伊邇既非利器父又賤貧必孤采芹之望兄其憐之令愛出高門而降寒室乃能恪共婦職可以徵家教矣尊嫂令嗣而下想各納福遠慰遠慰茲日掌教汪君求白之便輒此代訊汪事具闔邑諸書弟卒業太學時嘗與締交兄當是時必亦識之今累以非罪殊為不情伏惟憐而拯之不盡

與錢後軒武選書

自公北轅兩奉華牘兼辱土宜之惠燕吳阻脩未緣裁謝積感積媿尊翁老先生抱寬三紀伸眉一朝華袞榮褒德

百川先生集卷之七
與服稱由公扣闈陳悃顯親尊親 天子大需之恩人子
不匱之孝具見之矣緹紫吉彤安得專羨健羨夏官
今號劇曹而公以鉅材久淹方晉是職海內賴 聖明在
御幸無事矣脫不意而有境上之役則連籌帷幄折衝俎
豆者微公其疇克之尊翁壽履康勝僕時撰杖屨從遊花
前無煩遠念願公移孝為忠專于所事以摠壯行之畧為
交游光聞令嗣岐嶷非凡足徵世德公于俯仰間可謂兩
無憂矣虹江便郵敬附奉訊伏惟為國自愛不宣

會王麟洲書

病中承不鄙忽枉高軒詰朝座上復飫清誨奈弱質不克
竟夕奉侍悵之僕既幸不死尤幸得侍大君子無任荷之
扇上長歌詞翰兩絕涼飈乍起此器應在棄捐為有能吟
在長出入懷袖耳文畫戈扇敬以拜嘉附上毘陵刻中郎
傳二冊綾悅二条銅剪一件用將片敬不足言報也

會沈虹野書

不見三秋懷德如昨一行作吏即冒塵網赭衣在前黑衣
在侍朱批墨押星軺風鞅備嘗苦辛大非故吾矣簿書紛
紜燕越間阻坐是竟失裁候敢自外于大君子之門哉亦
所值之地不隹且不暇耳房公南轅辱枉教札且煩垂憶
著之瑤篇日邊貴客遐塚賤吏格迴殊矣乃沐記存興懷
于數千里外且不罪濶踈不難降德先施未能大聖猶病
公之雅度奚啻百倍尋常已耶僕以腐儒筮仕一命雖心

存愛物而才非巧宦知我者希公之地望海內所宗借聲
一言重踰九鼎矣茲因質菴公便程敬附誠款雲泥日隔
奉教何年臨書無任懸仰之至

與邑侯許旴川書

杪歲承枉駕敝治竊聆德音但以公解維太速不獲更申
繾綣又以官守殊壤不獲繼見道光北望台候曷勝仰心
老母繆氏甫踰笄年即喪所天某與弟梓並在襁褓上賴
母氏矢志立孤嚴慈兼濟少不使罹于水火長不使墜其
詩書冰蘖之操垂五十年此通邑之所憐而人子之至痛
也蓋鬱鬱不伸者久矣茲幸我公仰奉 明詔俯信輿情
賜帛賜扁光溢閭閻俾老母垂盡之日際此希邁之榮藐

焉二孤其胡以為報耶但念 帝聰未達則表宅盛典猶
未有期而不肖無已之情猶有所冀伏望明公憫匹婦之
志採輿論之公學院巡院特賜轉達俾獲 上聞則豈徒
某一家之幸亦明公化俗之一端也近家信至乃聞寒宗
楫模二生兩相構訐二生皆僕之弟並與衣冠而一旦若
此殊非儒家風範僕亦惡之况明公以仁讓興俗者乎但
楫模有口過模有心計祇緣小忿本無大隙伏望俯賜教誨
治以不治將二生者庶幾不廢懿親而明公之德化亦章
章矣敬命姪延熙持啟奉瀆統惟台亮不盡

與王槐亭書

憶昔郡齋每試輒覩高作竊擬為吳興獨步而午酉兩戰

猶未顛脫豈值病耶命耶昨歲鄉書至展卷即得芳名哀然明經之冠不覺躍然以喜暨聯捷春官通名桂籍十年心期一旦大慰政圖裁賀忽枉手翰且叙疇曩自顧鄙人胡以繫情于冥冥若此耶僕少以鉛槧自娛不聞吏事承乏貴郡殊戾夙心業既自沉苦海勉為鞭策期以不挂于清議公所諳也而一朝被放若肩息百鈞其喜可掬還山以來高堂上膳之後即往山之厓水之澨興至一詩倦來長卧高軒倘過却掃謝之甘作廢夫矣柰積愆獲譴單傳一兒復化異物身既向衰家無幹蠱念已灰于未死貧尤甚于不官詎圖高賢乃煩存記頃思湖公惑于流言公暇偶爾談及僕力為之解比時既不以告公又未嘗語人乃惟憐才一念不能自己耳公亦何從知之豈得于竊聽者之口耶天將大授若人即思湖亦安能陶鑄耶即辰雲海路殊無階叅候異日榮任便程或能迂途一訪以申契濶至望至望餘惟珎攝以迂崇祉不具

與張仰松州守書

奉違台候倏焉半載今春上謁再覲道範殊慰積仰乃承款洽鄭重實超常格不勝感愧別來屢盼行旌一臨舊治以慰父老之思胡久之不至也公既再仕吳中行且再歸天上賜環伊邇祇恐弗克終奉教耳小壻徐某承憐其貧困不忍窮追公之陰德厚矣溽暑未敢趨謝端此裁候不盡

荅王笠洲書

昨日伏承翰教并拜黃精之辱古之為窮民者四僕一人實無之觸目慘愴僅餘視息有生至此不如無生而公以委形委蛇之說相慰僕豈敢附于達觀齊物之倫耶晉人亦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也今嗣翺翔白下鳳毛繼起以僕相方奚啻廷庭厚德薄德之報各及苗裔天道不僭乃今見之吳越連壤芳聲日至出試藩服入佐巖廊此先代使相故事而公正其人也榮轉伊邇伏謁有期矣嚴陵分教徐君鳴玉夙為澄江名士公所知也壯圖落之晚僅得一校官人共憐之今其行也不以此官為卑而以得侍臺下為幸告別于僕敬此奉候徐君雖學行兼優而不諳時態不知者或以迂腐目之公素長者惜才念故必有以優徐君矣匆冗列狀竦仄竦仄

與李邃麓國博書

僕跼伏衡門仰止芳譽第恨雲泥異境無階參候僕宇內一畸人也曩嘗強顏抑情作吏貴省與時相左辟諸縻庶之性惟豐草是悅一驅之五都之市雖盛麗溢目而野獸失據祇不勝其駭觸耳乃今卜與世違志隨年謝已絕意青雲自甘丘壑所幸知我者希矣不圖高賢猶且物色于鄙人也上舍生徐應圻僕之女夫也遣信傳語公每齒及于僕且謂其嘗廁于筆墨之徑而索其所業圻也諄懇又以必得為詞僕于兒女之念曷忍拒其請耶顧僕于此藝

百川先生集 卷之七
為世所簡斥久矣公不惟不斥之又從而索之不幾于逐
臭乎僕既見斥于世人而獨見索于公則僕雖未識面亦
不敢不謂之知己夫既謂之知己則又不敢自匿其醜而
負其索也于是檢舊稿得古今義十餘首錄之副褚命圻
為介以獻公海內文匠也而僕猶操斧于公輸之前實大
無恥然盧扁之門不拒病夫何者以能已其病也僕今藉
手以求正于大匠為幸多矣雖恥奚傷倘公念其可與有
言不以未同為訝賜以報章侑之隹撰是所願也非敢必
也北望高雅延佇何極

與李遂麓助教書

徂春命徐生為介輒敢獻書于座右者此鄙人仰賢夙心
雖賢者力拒之猶當強而附之況嘗辱念及者乎是故不
敢以言于未同為疑近于求知為嫌而遂為之前却也豈
圖我公不惟不罪之又獎許之琅函瑤札霞綯雲蒸即此
尺牘數十百言而公之博覽邃養亦可窺其一斑矣僕今
之陳人也自享敝帚以來而晚遇知己竟忘其醜方自慙
沮而徐生傳語云公賞好不置更欲畢陳其技何異鼎烹
飫腹而下采芹俎宮懸倦耳而擊瓦缶也誠愧之矣誠悔
之矣然倚門之妓簡斥數大而一旦悅于所歡又必盡妍
于色澤也是以更有獻焉曩承珎貺覓便無繇竟失裁候
薄儀侑緘非敢云報也不既

刻孫百川先生文集

明海虞百川孫樓子虛父著

同邑年家子陳禹謨錫玄父選次

叔孫七政齊之父

姪孫朝肅恭甫父

梁溪子壻華滋蕃伯昌父校閱

與同年陳海沙書

不奉教垂二紀矣昨歲顧冲菴先生枉駕敝邑因詢興居
爰知却掃高蹈不關外務衡門之樂奚羨軒冕古所稱東
海逸老非兄疇克當之僕壯圖不酬條焉遲暮為親祿仕
即爾投劾老態日增生計歲削天幸慙遺一身而單子旋

天竟日歛眉感額不知有生之樂也緬想高懷汪度令人
飛越而天塹為限不獲撰杖屨恭侍棊几輒為悵惘茲因
鄉親吳君便程率爾寓候吳君名家子也鬻販圖書資以
自給聞貴境好客多賢輕涉危波投心門下輒承晉接不
以庸衆待之此遠聽之士所由以樂歸者也吳君傳兄雖
日御伎樂而時復習靜反照外娛其形內完其神可謂兼
色空而空之矣曷勝欽哉時日北風惠我好音以抒積企
是望

與德清章衡陽書

憶昔晤言之日歲華荏苒且踰一紀矣一時相與諸賢居
常在念若公則又少雋英特屬望為尤及覩邠辰薦書哀
然高捷喜溢眉宇公本行天騏驎軼羣之材僕非北方臬
僅能窺一斑耳近川虞君振鐸敝邑承附雲翰自敘疇曩
念故憐老情見乎辭僕何敢當也嗣聞製錦古黃雲路甫
登而遭令先公之變詎徒人子至痛即交中如僕亦不勝
悽惻顧令先公之冥數自莫之能逃而人子之顯親行且
出之苦海揚之王庭其榮良多矣向欲薦鞞香于靈几并
謁清光以叙契濶但昔年憤事之邦寓目生媿徒懷遠憶
耳茲乘虞君便郵附此區區僕自還家以來單傳一兒忽
焉夭折兩孫俱在乳臭生計日索老態歲增邇者節母棄
養孱軀致毀幾不勝喪茲已勉力襄事淹待盡暮年所
遭若此悲可知已恃夙愛滂及之葵錄二冊附往見僕之

苦情云爾相去數舍而遙南望隴雲無任馳企附啟虞君
之女新嫁于金氏不意其翁素有馭行并欲污之此女不
昧凌逼自刎而亡信斯言也則扶輿之正氣賴此女之收
存而其翁之大慙在國法為不宥蓋天壤間一大變也虞
君以父子之讐行將鳴之當路以抒此憤想貴鄉輿論必
為之不平凡有仁心者當共擊之矣貴邑令公又公同榜
則此寃之伸非公其誰耶風化所係敢此奉瀆非關虞公
之囑也端此

與莊儀真秋潭書

癸丑言別斗柄再東天塹為限無緣寓書問候道履耿
鄙衷時切懸仰北途寥落多荷提攜寇盜叢中鯨鯢波上

如蠅附驥賴以無恐既而安流南溯濟我秣陵不惟言論
風旨旣教旬月而款洽周旋旅次為慰生平之感非先生
其誰緬念島夷竊發中原多警而貴治寔南北喉舌側聞
撫字有素經畧有方僑居士著俱蒙覆庇洵矣江淮之保
障也某僻處海邦乍聞鞀鼓智不能運籌武不能戡亂惟
冀國運方隆天心悔禍當路皆方赫台虎之賢群醜行
且殄滅無遺是書生之大幸也茲因鄉友郁畿薄遊儀鑿
敬陳短啟用伸問訊畿雅工古篆圖書寓居治下素本良
民況挾清藝必不敢為仁政之撓餘惟若時珎攝為天下
自愛以迓崇選不盡

與來守白書

孤罪通于天禍延節母百身莫贖衰疾何極昏迷中復聞
令孫女之訃倍增悲愴自謂攀附高門永言相倚寒門多
屯孱孫薄福以致未婚而殤闔門之痛更切于公家也孤
老病侵尋又屬大事下罔收托百日之間三喪相繼此豈
六七十老人所堪耶令孫既繫葛蘿誼當躬唁柰斬焉衰
經不能出戶伏塊間聊口占代筆一字一淚伏惟亮察

荅林長興笏巖書

僕不穀幸緣官聯同地與公周旋倏焉三載迺辱不鄙拙
陋時錫訓辭形骸兩忘道誼相信而僕少藉以免于過謫
者寔公夾持之助也顧激駕不任驅策蹶足憤車見逐明
時貽羞共事媿罪何極僕本腐儒不聞吏事少試輒敗引

分自甘非數竒也一違汪度即曠徽音是足恚恨耳承遠
授教札侑以腆儀捧讀數過仰見垂情棄人不晉夙愛何
公之長厚若斯也僕以家慈暮齡不任迎養而近覩邸報
乃承乏慶陽相距數千里而遙違之不忍將之實難是以
甘老衡門即啜菽飲水亦歡如也但文憑未到即投劾
矣竊念蒞官以來積愆不少而人情冷暖或生後言伏望
曲加掩護俾不挂于浮議公長者也敬以是懇貴同年玄
洲喬先生相晤間幸代鄙悰雲泥日隔上謁何期臨書不
勝仰戀之至

荅卓月波書

昨年夏日承枉駕茅齋玄譚清賞雜以諧笑迄今餘馨猶

襲几案每從會心處輒懷高人在遠即辰飈寒感發方擁
褐簷曝忽接手教曷異良覲僕陳人也時人耳目不我比
數尚嬰念于公耶且獎許溢情清耽稠疊益令人慚沮耳
敬謝敬謝耳疾失候茲幸平善耳與腎相表裏豈公腎水
太益浪耶一笑堅冰塞渠路幾半干乃勞尊俾遠存感尤
倍萬敬茲附復尚儲覓便脩候不既

與俞仲蔚書

繼田來遞得手教荷之兩歲賜谷兵公黃花之約俱以牽
阻不赴此公遂以俗客見嗤今歲之約益敦于曩但花期
較晚計陽月初旬當往而奉謁亦當在是時矣聞王長公
新集甚富云至數百卷六七十巨冊良是大觀次公近抵
敝邑瀕行乃下顧至令主人卒之無可致款又解維甚駛
即報謁亦無及矣奈何奈何賞花時又當見二王并携舍
親小梨園即所謂十卿者以往公或寓婁本共成歡賞也
京教匪遥不復縷之

與署教汪存吾書

弱質未克走謁敬啟北虞邵師之弟玉潔曩曰遠扶兄櫬
移疾不與歲試茲者補考期迫而此友貧窶殊劇朝不克
夕既乏資斧以充句曲之行而病目赤腫不堪作字此乃
真疾矣況邵師之家婦姑析居舊業已歸主者而此友獨
以貧故猶戀危巢奔走以覓數椽而素手謀之久不可得
實可傷悼托僕轉懇倘蒙再為移疾庶可抽身以謀居而

百川先生集卷之八
五
復以束裝之資獲一枝之安也此友文藝就踈一戰必北
邵氏門祚已衰藉彼幾希之衣冠以支數月之外侮皆公
之惠也

與心椿陳翁書

昨冬承厚贐但每科輒煩親朋不勝愧悚春試幾捷矣竟
仍落第蹇命之夫如此者四又將誰怨哉又何他望哉是
以仰遵母命決志苟就有負夙昔教愛言之疚心入京即
荷令器親家視如昆弟愛踰肉骨授室授粢亟問亟餽殆
無虛日此僕逆旅中之大幸亦惟中心藏之焉耳非筆楮
所能盡謝也今孫德器大成文藝颺起行且紹武科名書
香有種德門世澤于此焉徵但小兒年長無成近蒙曲賜
提攜終虛厚愛父子並落入後門祚日衰若何若何僕登
選八月可得倘便道南歸奉教非遠令器聲望播于四海
人以公輔期之一有殊擢非都臺必列卿矣我翁優游蔗
境子貴孫賢山中笑傲花下夷猶乃人間之逸老地上之
行仙也健羨健羨茲因便程敬附短啟聊候動定餘惟珍
攝以需天眷不宣

賀魏新涇七十書

恭審世德世學之門值茲共卓偕老之慶芝蘭盈庭圖書
滿架官聯清禁戶擬素封詢東吳之希邁也彼耦耕之異
擇耕之麗德壽雖同而軒冕殊擬矣曷勝健羨乃若民有
四窮僕兼其三仰睇俯慚奚啻天壤承折簡速須俾與賓

迨之未僕賤恙雖幸小愈而元神未復即比隣所歡尚稽
伏謁况儼然衰經而廁于羣仙之中既冒俗嫌殊乖事體
敢固以緘俟公燕閒之日或長夜清秋尚侍杖屨于花前
也謹此附復

與張仲立文學書

張子至邇到華牘推獎溢實不覺愧汗欬之下也向覩尊
撰令先公懷遇錄濫及賤子僕與先公邂逅兩度累辱投
札僕雖不足當先公之知而亦不敢不謂之知己不意
尚蒙記存若此錄中所載俱名流達宦僕既不能與之頡
頽恐于先公亦有點也愧之愧之頃覩七道雄撰于抱沖
齋中枚生後當無兩矣僕亦僭求手錄一冊陳之斐几時

竊展玩敬托張子為介并奉素冊一卷倘晴旭桂簷無靳
揮灑至望

荅王百穀書

昨歲逆旅中時旣清言慰我夙企暨下榻寓館讀雄文數
十首欽哉名家方擬卜隣城西昕夕函丈乃文駕且翻然
南矣悵快曷勝僕本朽儒晚沾一命即欲騰驤千里稍露
神駿而久困鹽車折磨盡矣金武康雖屬新知實僕素仰
其人儒其行亦儒僕與之交似有別契凡可用情不遺餘
力若守公郡公咸為先容久矣奚俟多囑耶僕非酒徒日
居烏程二姓之鄉若穴鼠藏金安所用之何當預蓄數斛
遲兄之來茲也嘉吟垂貺侑以雙鳥祗領高雅統儲報謝

不盡

與王簾泉書

昨冬承厚贐但每歲輒煩親朋不勝媿悚春試幾捷矣仍竟落第命蹇之夫如此者四又何他望哉是以仰遵母命決志苟就詎惟壯圖埋沒而夙昔教愛慚負良多乃銓部復以愆期壅選待次送旅珠桂之鄉坐老歲月惡抱可知幸有布衣貧交鴻漸于天時相慰遣耳僕或八月可沾一官倘便道而南當一良晤若齊魯燕豫之墟則未審奉教何年也桑梓久離定省日曠而以一書生留滯異域眼前着朱騎馬無非少雋傷如之何湯為親契一言見僕之苦情乎爾令弟改官清秩且邇鄉郡以僕相較奚啻雲泥因其便程輒附短啟奉候動定相晤未卜臨書惘然不盡

復吳興門生朱海陵書

僕世之散人也素不閑于吏事曩者效嚙大邦蓋亦稍自振迅欽束形骸以勤補拙期不負于此心耳然塗抹雖工而終不免于露醜所幸山水之區時縱吟目英賢之藪間啟文心耳一觀削藉殊遂夙懷即爾拂衣但不獲與故時賞心之友作別河梁此殊恚恨自入山來不知我者輒以捧檄北上相勸一切謝之麋鹿野性志在豐草驅之朝市不勝駭觸方以一出為悔而肯甘于再蹈耶即今山厓水澁月夕花晨座客常滿樽酒不空調笑方諧清歌遙響興至一詩俵來長卧而先人敝廬風雨可蔽負郭常稔饘粥

百川先生集卷之八
不乏以畢吾年不啻足矣吾志既適雖貧奚憾較諸軒冕
桎梏孰與仲多公屬心知敢以情布僕于貴郡自許遺愛
雖無而遺穢終鮮但人情叵測後言難免不識今日追論
區區若何想仁厚之俗必不輕于譏人也遠承芳訊侑以
清醴足似嬰念詢使知己齒讓胄子南游便程冒迂途一
舍晤言竟日否也萍聚三載蘭交數人公其一也餘子不
及各致幸傳言之奉教何年曷昧延佇不盡

與胡野臺書

郡齋惠顧倏踰二霜仰企大雅恍焉對晤僕本腐儒為親
而仕未間世風首路未幾輒爾要駕才疎格下焉往不黜
茲已引分自甘返我初服蓋麋鹿之性志在豐草一置樊
籠則駭觸橫生矣自還山以來琴樽詩奕聊以自娛高堂
上膳之後則山輿水舫昕夕忘歸魚鳥不猜烟霞為侶自
許閒適之樂即軒冕不易也天竺曰上人傳語云豈以
僕猶冒壯趾之凶而棄家食之吉耶又云文駕且詣草堂
果爾誠楚然足音也予日望之上入行會小兒危疾未瘳
情緒惆恍言無倫次悚又悚又貴同年陳常二公冗中不
遑另申晤間幸及之嘉會伊邇言不盡意

與從姪二川書

昨三峰姊臨姪榻前悉數吾姊所以處兄弟之間者罔非
踈財敦倫之美不特可媿今人即詩書所稱胡以加諸姊
祖生平雖辛勤勩業不遺餘力而仗義周急折券已債有

古人之風所以增重于士林遺恩於身後也吾妣甫值棄
養之始鄉評未定之日遂能善體先志以睦門內使今日
之兄弟既免小忿異日之子孫永罔諍言妣祖之視于斯
瞑矣曩先祖暴殂遺產頗廣時以庶長任事者莫尊于二
妣父特其不以公心撫御妣等遂至瘠人肥己軒輊天淵
姪雖安命引分餘三十年竟不與較而此衷念及不無介
然當時倘如吾妣一二分公平之心姪之貧必不若此其
甚也姪所以追悼于往昔而擊節於茲辰也難得者兄弟
易得者田地此二言者苟有目而知書者罔不覩之及一
旦臨錐刀之末雖號為君子亦不免蠱惑而眩瞶迺知財
利關頭劈手打破者非大賢弗能也妣今舉義既盡義矣
姪也不敏更有餘望復使寡嫂貧妹遺妾故僕每人而得
所處焉將不又盡善矣乎其諸交遊之間餽宗人之收睦
則遺規具在無庸贅也姪既有感于揚善之公復竊取夫
責備之義故言之長若此伏惟母罪其狂是幸

與三川妣書

杪歲重煩文駕祖道閭關一羈官守居然俗吏並無片晷
休暇把筆脩謝以伸縉綵春月顧辱嘉札累幅情誼彌敦
相去雖三百里而有美一方未審抵掌何年也此中罵訟
好訐情偽微曖而姪以虛明懸斷十得七八日以廉明勤
恕四字奉以周旋而士民亦頗相諒幸免罪戾但諂讒易
興廉訪太密作官者多不克終此又姪之殷鑒也野性庸

百川先生集卷之八
寸不樂榮進辟之麋鹿所志水草是甘每欲奉母以歸與
故人坐精廬中談劇絕倒豈不快哉姑俟之耳吳興以毛
穎茶薈名天下而上供官府者率皆濫惡即潛使人以精
金易之市中一知吏役便匿不售雖敲朴臨之不憚也乃
知烏程之酒顧渚之茶古今不相及久矣不意此邦之陋
若此亦知吾姊嗜茗且蒙多囑而莫之獻者坐是故也明
春或可償諾責幸少須之聞二川姊監事尚在齟齬今將
若何近者水泄之後繼以瘡疾一月不事遂成疋夫小
兒來寧日便奉寄緬念菡萏香風臨流數局以消永日當
年此景恍若隔世益知山中塵中大有徑庭矣三峰四姊
蕙田小補二兄不及另啟然告吾姊者亦可告三君也幸
傳致之不盡

請親族宴札 臨終絕筆

不德身享成業平生無饑寒之嗟而浮名遍落人間輿論
至今有遺珠之嘆此道家之所忌而不德之所深愧者也
不意今歲天馱厥德一病彌留加我數月即古稀之年或
可偉致而歲不我與醫禱罔效憶昔伯姊兄弟子姓歡晤
一堂可再得哉今將長離終古一慟是用擇九月十六日
薄設家宴奉邀諸伯姊兄弟子姪以脩親之故事倘念燕
笑滿堂而余一人獨向隅掩泣是可憐耳曰其可憐而憐
及後之孱孫愚則教之弱則掖之無俾失所固愧名家之
兒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九原有知感當結草垂絕之

言一字一淚

刻孫百川先生文集

明海虞百川孫 樓子虛父 著

同邑牟家子陳禹謨錫玄父 選次

叔 孫七政齊之父

姪 孫朝肅恭甫父

梁溪子壻華滋蕃伯昌父 校閱

請建文學書院呈

呈為舉曠典以崇先賢以泝後學事切照先賢吳公子游
言氏北學中國開荆蠻之陋風親炙宣尼為聖門之高第
名儕十哲賢並四科大江以左人得精華之正傳由周而
來士知文獻之遺脉凡我南方之學者推為東海之聖人

辟彼禪林賴此開山之祖擬諸公族復有繼別之宗維我
常熟之邦實為降神之地三千年遺宅而墨井猶存數百
代封丘而夜壑永安蓋亦孔子之闕里而孟氏之騶鄉也
但春秋俎豆雖宗祀之有祠而冬夏詩書尚講肄之無所
黌宮之踴舍有限青衿之增額愈多家廟雖存裔孫雜處
專祠固在湫隘難容以故有志于靜學者而家無精舍遂
僦居于叢林雅意於樂羣者而公乏講堂輒借窓于臣室
竊念敝邑雖陋既為先賢父母之邦某等不才亦忝後學
子弟之列生於其鄉而欲成其鄉之人者實大賢開來之
心學乎其道而欲得乎道之門者又吾儒仰止之志伏乞
效白鹿之成規放紫陽之遺事擇地一所建院一區額則
取文學之嘉名義實為膠序之羽翼興起斯文舉千年之
曠典表章正學增一時之偉觀庶幾絃歌之聲繼武城而
再起文物之盛並鄒魯而彌芳為此具呈

代王陽谷陳事呈

常熟縣為條陳未議以甦民困事照得東吳古稱澤國今
號汝區以幅圓則四境無千里之廣以征輸則每日有萬
石之供若我常熟寔吳僻壤稽諸邑乘之紀載詢彼父老
之傳言並以田之高下東西相半歲之旱潦有無相通自
非大歉之年恒獲小康之利縣之得名以此奈沿今日頓
異昔風兵燹游罹瘡痍未起旱溢頻繼疫癘孔哀匪徒杼
軸其空抑亦瓶罍兩罄然而官有常歲之征復設他額而

博歛民無終夕之計將併正課而愈逋近計六七年之內積負薪十萬之多以故司農告匱督餉嚴追秉心為國自不遑於為民抗顏徵新又復帶乎徵舊欠頭則一歲復一歲而無窮民業則一年復一年而益削辟諸在床病羸之夫不加調攝而劫劑屢投長途倦乏之馬不使休息而鞭策愈急不至於斃不已也竊念究肉醫瘡既非小民聊生之策反裘負薪夫豈國家固本之思以故本職到任以來存心休養每事節裁但職微而所及不廣才拙而有志未能謹思地方三者之病聊展平日一得之愚然皆非縣令之力所能為而實有待于明公者也敬陳鄙臆仰候尊裁為學友薦巖養翁呈

呈為表輔臣以光新政事竊惟天地生才本以待邦國之用帝王御極亦惟急仁賢之思以故求哲人輔後嗣商湯垂裕之深仁率惟謀從容德周武紹基之首務蓋老成為前王之所遺而舊人尤嗣君之不棄本縣有在告大學士嚴某江東間氣海內挺生讀中秘之圖書夙具致君澤民之畧逮密勿之啟汲壯行參天贊地之猷既陟容臺復專翰學冠六曹而居其二躋孤卿而列其三我國之錫爵也既隆而本官之報國也不負牧之以佐厥辟勉之以勤其官當冢宰正位之時值柄臣鬻官之後而能奉公以謝于謁潔已以杜苞苴門設雀羅雖晝日而常閉戶居龍見併親友以絕交薦賢以收異材拔滯以獎恬退量才授位

陋彼聖書越格待人斥茲序簿以致萬象一新四海咸仰
玉音有公平端謹直清勤慎之贊輿論有在朝肅清在野
肅寧之謠吾道方行聖眷益渥進列端揆俾共平章時則
知有國不知有身倏為崇于二豎以王事而鮮家事能無
念乎雙親恩重巖廊甘匪懈以敬事情生此帖亦不寐而
有懷載陳誠款特荷 俞容驛許日馳鄉還晝繡三公而
伸一日之養子道無虧江湖而存廊廟之憂臣心常耿以
醫國之志惟檢方書推壽親之心不殺生物其教子也則
示以樹德之詞其訓俗也則頌以勸善之錄貴而能降以
絕迹乎公庭老而克勤惟玩心於書府家政益敦其雍睦
鄉評愈重其操脩夫其在官也既如彼其居鄉也又如此
庶幾乎商之哲人周之容德矣乃今年方踰艾病亦向瘳
晚節已全壯圖猶在而乃使歛其經濟混于漁樵人才實
難不無可惜況今遇大有為之主而有此不恒有之賢既
先朝簡在之臣又元老共事之友倘使賜環而後載旌以
招都俞于堂陛之間寅恭于朝夕之際將見仰思 先帝
之恩必圖報于吾君之子俯繫蒼生之望必大惠乎四國
之民伏乞准呈特奏以慰輿情為此具呈

袁墨津奉例冠帶呈

遵恩詔以彰宿儒事有本縣生員袁某端謹昶躬清脩廟
行言動不愆于禮義取與必辨于錙銖瓶罍罄儲拾遺金
而輒返圖書在御席舊壇以長吟誠為鄉之善人庶幾古

百川先生集卷之九
之狷者節蒙文宗大人廉其獨行足冠五百士之羣稽之
輿論又協千萬人之衆懋以殊賞獎以溫言上官既待之
以非常本生亦當之而無媿況其青雲之志未衰而朱衣
之頭不點道亦窮矣命實為之今已棄鷄肋而野處甘蠶
屈以泥蟠又可謂青襟之遺珠白屋之埋璧也竊照去歲
詔書民間七十以上素行推于鄉黨者許冠帶榮身如伊
人者正合此款藍袍已誤其一生在本生雖無章服之望
丹詔希逢于千載在國家實為曠蕩之恩倘俾其上列于
下士庶可少別于齊民不徒增膠序之光亦可為閭閻之
勸則明公之取人即武城之言子而本生之見取亦敝邑
之澹臺矣有此具呈

薦陳兩亭呈

照得鄉宦陳某和粹之資剛正之操筮仕嚚訟之邑而不
擾其民考課獨最于江右擢居彈駁之司而克舉其職風
裁獨凜于朝端敢言之氣即九死而不回見幾之明遂一
麾而遠逝身雖去國丹心抱杞人之憂孝以事親綵服效
萊子之樂塵視軒冕遇貴客惟着荷衣肥遯衡門雖公事
不見邑宰戶外二屨無非問竒之人凡上一編不墜校讎
之志乃今年猶未暮病亦就痊雖其壯志之已酬尚有餘
勇之可賈未宜遽棄于野似可復立于朝

為諸友請增科額呈

呈為比例作養事竊以三吳人才素甲于江左應科俊造

悉起於學中若非寬其鴻漸之途難以展其鵬搏之勢照得崑山常熟二縣並以山川毓靈兩地獨鍾于人物風俗婉美萬家各尚乎詩書冠裳櫛比巷擬烏衣科目肩摩班聯玉笋既著鄒魯之號為文學亦猶秦晉之不可雌雄居常肄業之徒諸生之數適偶賓興應試之士每秋之選相當祇自嘉靖丁酉庚子以來會未翁拜相之年思汲引乎後學致宗主按部之日遂興起乎斯文與其進也則三等上綴乎末行有其舉之故累年逾超乎常額惟我常熟則士甘靜守人罕妄干既在十九人之外恥效毛遂之自鳴曾居十八國之先姑遜夫差之爭長良由入仕者之未顯夫豈居學者之匪才以其數既不及十名之多以其時亦惟我二人之責往則已矣來豈安乎某等仰心先哲雖不敢以爵位相方成就後生亦庶幾于古今相及乞念士無優劣格有參差倘蒙施其一視之仁斯可伸其二紀之抑况門下之桃李不妨于多栽籠中之參苓似宜于各備將見妍媸不爽已欽藻鑑之公明低昂適均兼羨文衡之平正為此具呈

舉邵友清操呈

本生少失怙恃生邁迤邐遭墨突無烟不以貧而廢讀筆耕恒餒罔以累而惰脩以父禮事兄而家行克謹以古道律已而士節尤端寔甚黔敖豈就嗟來之食寒踰范滂猶却故人之袍擔石無儲雖朝不謀夕而卓錫無地亦樂矣忘

憂以故齏鹽罔繼之秋不改琴書在御之趣學有端緒由師友于伯仲之間業克精專每涵泳于驪黃之外或上下其議論而滿座風生時游戲乎翰墨而搖筆霞綉不以禮則一芥而必辭類非其人則成言而不假蓋遇物而多忤亦直己而不回芳名可繼于其兄不讓雲間之陸世業復遺于其子足延洛下之宗寔古之狷士而今之阨儒也竊照督學宗師教條事理首重德行之科用敦廉讓之節有如生者庶幾其人

學友為鄧臺山求助喪呈

呈為憫貧儒澤枯骨以繫去思事竊惟君子之施仁也必先於焚獨而人子之事親也莫重於慎終茲有本學生負

鄧某志行端方問學該洽紹一經以繼志詩書佩訓于嚴君聚百順以悅親薪水承歡于母氏粟罄瓶儲尤嚴取予之介廬棲甕牖惟娛圖史之陳門外高車日有丐父之客齋前脫屣時入問竒之徒蓋文場之遺珠而儒林之抱璞也但其狷士之性雖甘於長貧寒夫之遭復罹於多難父兄久殯滯淺土而未埋壽母新殂欲襄事而難舉鬻世藏之書畫僅克斂形際天降之凶荒安能妥魄生者且無以給饗殮死者又何以治窀穸幸遇父母老大人仁以存心義以濟物愛民尤以愛士為先憐才復以憐貧為急如此生者甄陶門墻之下每辱文字之相知砥礪閭閻之中不無志節之可取既蒙六載大庇之惠尤望一朝博施之仁

其等誼切同袍情關共戚僅能匍匐以往赴未克揮霍以
相調轍此哀鳴共期俯聽冉有請粟之義端有望於宣屋
范公捐麥之仁庶少裨于石舅爲此具呈

爲陳景言乞助于王陽谷呈

呈爲閔志悲窮以終大惠事切惟科目本以造士而或抱
遺珠之嗟詩書藉以奮庸而每致誤身之慨故殉名之士
卒老于行而不休而薄命之夫竟終其身而不遇此奇傑
所至痛而古今之同憐者也本縣近故鄉試中式經魁陳
子忠文學名家衣冠世胄穎資神解起鳳雛于總角之年
聞譽夙彰騰蜚英于弱冠之歲而且才兼八斗學破五車
閉戶窮經醉醇醪于糟粕下帷研道求魚兔於筌蹄以涉

獵爲下乘甘皓首於讎校以剽竊爲俗學寧苦心于支離
晨突無烟而一編不釋晚燈常火而五鼓猶惺蓋積功四
十年而鄉書始薦又偕計五六度而公車未收造化戲人
儒冠多誤項它少而蚤慧胡畀之才李廣老而不侯終奇
於數茲者壯志未衰肯信棄榆之已晚奈何銅疾爲虐遂
令蘭姬之忽摧既爲三獻未售之人復作萬里不歸之客
文場怨鬼抱一恨以何窮旅襯遊魂耿雙眸而不瞑抑且
室如懸罄妻子之養何資堂有停棺父母之喪未葬遺書
數十卷不堪療饑負廓半頃田胡以卒歲伏念明公向剖
符于邑中嘗收爲門下之桃李茲駐節于江左亦許備籠
內之參苓國士之遇已蒙殊禮於昔年羈旅之窮寧無興

哀於今日石曼卿之阨數嗟伊人之偶同郭元振之高風
惟明公而是望倘念死者之無所歸生者之無所藉而少
垂憐焉則九原免身後之悲而一家得憂中之喜矣為此
具呈

鄉士夫保救邑宰黃似礪呈

呈為懇乞赦誥以慰仰望事切照本縣襟江帶海而細
民微利素仰食於鹽醴地廣大荒而豪右渠魁已漸成於
跋扈有本縣知縣黃某念瘡痍未起之際頗知撫字之勞
值饑饉相仍之時豈容法網之密謂販夫為歲凶所迫繩
之則盜起故稍體其不得已之情謂巨寇乃惡稔成擒緩
之則變生故即加以不可宥之法雖其操縱之任情似有

寬嚴之合體當道見其戇直宜致薄譴之加小民賴其撫
摩反有乳邇之愛今蒙提問待罪於茲但本官有愛下之
心而不知獲上斯可以治民有救荒之策而不知保民尤
貴于足國遽其迹似率意之或過擬之罪實中心之無他
某等但知採公議于輿論不敢樹私黨于一人見一國之
若狂故逼歲除而遠出悲萬姓之失怙故冒上怒而獻言
伏乞赦其小過許以自新亮其以書生而作宰豈能世故
之盡諳憐其以筮仕而獲愆不無甲科之可惜倘小懲而
大戒或使過而棄瑕則本官蒙不治之仁必知悔其既往
感匪怒之教行自效于將來矣

為秦景陽乞補廩呈

呈為乞憐竒遇以終洪恩事本學候廩丁憂生員某人才
稱八斗學足三餘親承家學之淵源夙負國器之品目備
文積案宜屈五百士之羣較藝擅場堪作千萬人之敵誠
吾黨之雋才而文科之利器也昨蒙一日之知拔為多士
之冠明同皎月咸推氷鑑之無私澤比陽春方幸外斗之
可異但本生運值數竒身遭陽九臺階既試之後憲案未
出之前變起外艱頓阻青雲之路壯圖中折空餘向屋之
嗟乃使作養殊恩未沾實惠幫補盛典終置虛文輿論惜
之事機已矣竊念璞中之玉已見采於楚和而樾下之鴛
猶長鳴於伯樂今本生起復之日尚遠而宗師榮擢之期
已臨倘蒙法外用情頓使憂中變喜雖大江以南甄拔奚
啻千人而本生以來遭逢由此一舉况前院兩實優等並
艱寸進之階使今日復爾埋名將為終身之恨本生父死
謂何已絕干祿之志某等朋情孔亟當效請粟之誠伏乞
俯念機會之難曲賜造就之力俾其今日僅充廩膳之名
庶使他年可得頂補之便則不惟鯁生有幸望外蒙罔極
之恩抑亦死者有知地下抱無涯之感有此具呈

皇鑒辨

道家者流曰天有九天天各有皇是謂九皇上高者玉皇
也歲以嘉平月之二十五日降神人間以伺人善淫為福
禍是日也吳俗揭皇像於堂藝檀潔苾旅核陳脯羣家之
人而拜焉而祈焉以示善於皇食不屠語不諛而身卑

而行徐々宛然吉人也爰有盡日百刻水漿不入口者為清齋自詭行家高獲福宜最多而乃脾胃寒虛委頓彌旬噫蚩氓之矯誣若斯哉夫天積氣以成仰之而色蒼者天也而實無際也無形也空焉矣耳曷有厯階躡級層而九者耶又曷有冠冕珮玉哉而皇者耶天聰明不以耳目而無乎不聞覩又安待察耶其神遊也流於六虛貫於四時安用家至戶到人人而覈之耶即察之又安必示人以期俾可預飾耶必不然矣且彌歲之肆惡已積而一日之伴善易備昨桀而今堯昨跖而今夷姑以飾貌也姑以飾辭也皇聞且覩之矣豈遂福之耶今堯而明仍桀也今夷而明仍跖也皇不聞且覩矣無所用飾矣豈遂不禍之耶不稽其素而崇朝是憑是皇私其脯核悅其諂拜將福善淫禍之柄倒持于人而人且窺之矣孰謂天也而若是之可罔耶噫斯氓也誠自其一日之善而馴之他日莫不然亦庶幾哉余獨悲夫一日之善而復出於矯也于是心天子撒為偽儀兀然內觀而歌曰孰為天兮吾之心孰為皇兮吾天君月復月兮咸為嘉平日復日兮咸皇降辰無盡飾於察無隨行于冥俗不可諭兮吾以銘吾紳余十四五時作皇鑒辨以獻家曾大人大人首肯之曰兒可教也去今蓋餘三十年所矣稿宛然在讀之可發一粲豈東坡公所云小兒強作解事者於是刪抹點竄釐正成篇童心未除馬齒已長兩有感乎爾

百川先生集卷之九
雞夜鳴解

孫子方甲夜秉燭兀坐聞埒雞火鳴者一占者曰將不戒於火盜且警厥應不過三日盍慎諸家衆妖之羣持刀大索籠中截其素顧舉群多冠罔獲鳴者余急呵止之且諭之曰鳴者雞職也特非晨耳奚罪哉雞職鳴諸有故輒先鳴以告慮主失曉則鳴慮主失火失盜則鳴蓋忠於主者也其晨而鳴者性於信也或他雞唱之而始和之雖能晨亦凡雞等耳乃火與盜未始有朕也者而夜鳴以告主乃潛水以防操戈以伺是則忠也不夜鳴則主不占不占則曷知火與盜忠而智者也舉群不鳴而是雞獨鳴雖人妖之且截其素弗顧又忠之尤者也若等人也而預知火與盜乎不能也方媿於雞之不遑而遑雞罪哉火與盜固妖也妖興在主雞曷能妖即三日而火與盜其鳴信矣出三日而不火與盜亦因鳴而慎也雞之功可旌也奚其罪若等盍釋汝刀疾汲且礪刃以須期又明日乃解嚴意喜忠臣之危言於治朝而人指為妖者亦若是雞矣

博浪椎車論

張良之先相繼相韓應五王秦滅韓良散萬金結死士以報秦會始皇遊博浪良偕故所結客持百二十觔椎狙擊之誤中副車始皇驚大索不得良是時年僅弱冠耳不勝其剛銳之氣輕試於一擊而幾于不免此圮上老人所為折而辱之使之堅忍以就大而良之成功以此蘇子之論

則然矣余曰否：豪傑之生夔與羣殊后稷能食已藝在
赫仲尼嬉戲即陳俎豆何者得之性成無煩於教也良起
布衣為帝者師寇三傑首後世無及焉而博浪一擊乃其
首功厥後溷迹於楚漢兵革之間而復逃名於利害榮辱
之外槩其生平莫非狙擊之故轍也蓋不必老人之教而
其所就亦可卜矣夫六國淪亡甘秦黥首圖報者誰耶而
區區之韓孱然不勝衣之良獨憤焉思奮胡其忠也食韓
祿者詎一張我良也念五世之恩而必欲伸祖父之氣胡
其孝也祖龍仁不足而威有餘天下莫不震疊而我獨褐
夫視之胡其勇也秦法密矣乃警蹕之旁忽焉廁以非常
之客既不使測其所由來又不使跡其所由往又胡其智

也當是時也不難於擊而難于不獲不難於全一身而難
於全一羣自非諳劍俠之術而神謀之與通者不能也時
則老人未遇也兵法未授也而闔闢呼吸機權翕張之術
不是過矣不然則車徒之盛呵護之周孰有如帝者之東
巡哉而良也一入焉一出焉若蹈無人之境彼固料已之
必不可擒而特不能料始皇之尚未可死夫豈輕身以自
陷哉向使副車不誤而秦政果斃於一擊良之願已矣而
異日之成功與否良無心也夫何天稔秦惡王者不死荆
卿之七首高漸離之筑瀕危者數而輒以幸免又不特博
浪之椎也何也今年祖龍死瀉池君示之矣至沙丘而亡
仲尼之墓記之矣其地其日天默定之矣乃博浪非沙丘

百川先生集卷之九
也。狙擊之日非今年也。則擊而不中者非良之拙於謀也。天也。博浪不中則韓讎不滅。良於是假手於項以誅秦。無何韓成既殺則項亦吾讐。良於是又假手於漢以感項。良知有韓而已不知有漢。又安知有楚其視羽也。其視高帝也亦若我扶椎之客已耳。卒之秦誅矣。項感矣。良事畢矣。良事既畢而漢之業亦因以成。良本非為漢者也。夫良既從沛公又從韓成二人者咸羽所不願也。羽豈不能甘心於良哉。然而鴻門之會彭城之禍而喑啞叱咤之羽既莫能誰何於良。韓彭趙醢蕭何繫獄而寘恩隆怨之主又莫能增繳於良。於明指保身之義蓋籌之熟矣。又豈大索之所能得哉。由是觀之誅秦感項之戰即其博浪之餘勇。

黃石赤松之托又其全身之故。曾此固秦網之所不能羅而漢法之所不能嬰者也。運籌帷幄之畧固不藉於老人之授書而堅忍成功之故亦無關於圯上之納履也。

論俠

聖世無俠非無俠也。無所事俠也。當是時天下無冤民無寔民。即能為俠者且折節俛首而遊于聖化之天。俠安從名。俠云俠云。其起於衰世乎。使世而誠衰也。又安可無俠乎。自司平之法壞而天下有不得其死之民。自兼併之豪興而天下有不得其食之民。不得其死矣。不得其食亦且起死者。人所哀憐也。而天下有能俾我可無死者。爭奔走之矣。乃俠也。則能使死者可生而又能死其生者以快。

死者能使無食者得食而又寧我之無食無寧人之不食
有士師天吏莫敢誰何者而能得之於俠有累吁積憾數
十年不克伸者而一旦得之於俠有石交懿親相視若秦
越者而得之於生罔一面之俠故天下之冤民寔民仰俠
以為命而反若有以助聖化之所不及者何也俠非凡民
儔也不為威惕不為利疚不難借驅以報讐不難指困以
賑乏重一言之然諾而千金弗愛也激一時之意氣而一
死弗顧也王公貴人視若褐夫而玩之掌股之間寒峻下
走視若同室而厝之衽席之上抗天子之法而能逃於密
法之外拯伊人之困而甘蹈于大困之中其急人也甚於
已其視人之難也甚于已之讐乎人之食一瞬而辨千里

之難徒步而赴齊之司寇不得捺其生殺造物不得柄其
窮達妻孥不得挽其鐵石之腸而其果于引決也身亦不
得自聽其短長之命三季而下聖王之教日以漸滅而俠
者相望繼起四公子貴而俠仲連侯生義而俠聶政朱亥
勇而俠朱家季良富而俠劇孟郭解謀而俠若而人也當
世義之後世慕之其名不朽而其骨亦香雖其恣睢桀驁
之氣犂直剛愎之狀若不可擾馴而羈紲而能使弱者立
強、者立弱苦怯暴寘之徒不敢安枕於九關復辟之中
而常若有挺刃於其側者非其効歟司馬子長每假借于
若人之傳而為之咨嗟歎賞累牘而不置者其待秉世之
意乎鄙儒無知俚以蔽民視之而痛繩以法或戮之都市

或損之遠方可幸無釁端矣而安知若人也民之豪也吾
既不能馴之而亦必不能死之彼既不能純為良民而亦
能純為亂民吁釁自茲始矣



